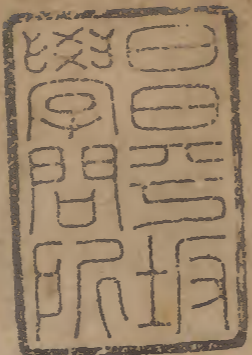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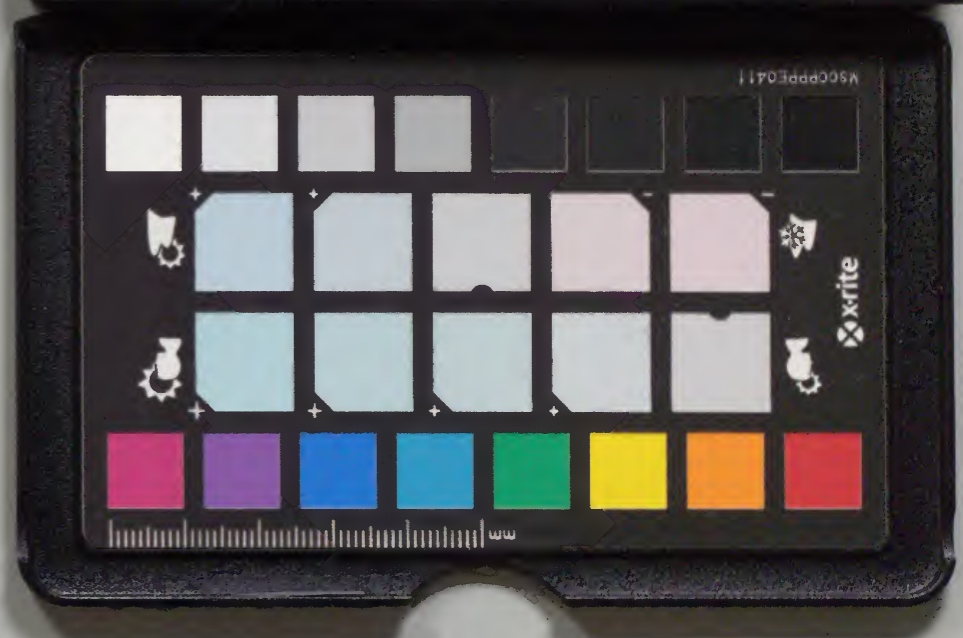
七之八



漢書門			
五	二	三	六
六	一	四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六	五		漢
七	二		書
八	三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6	
冊數	6 (4)		
函號	237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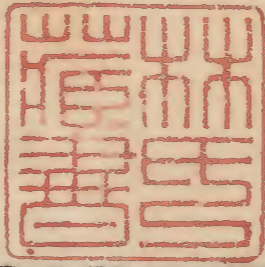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爲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召爲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



去巾韞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

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脩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悞諫自信動失衆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雋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

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

為時邪程先生默然而去案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為

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脩顯遊盡窺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公曰只為見得太近

遺事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見呂氏雜志下同

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輜人俱墜浮於水而榮陽公安坐輜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水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公處身

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見童蒙訓

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

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今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見呂氏雜志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旣歸洛寄范公醇夫書云丞相父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旣而微笑曰却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卽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爲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爲學士后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縝傳信錄記伊川事

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監議論亦多咨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槩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五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監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無他書惟印行唐監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脩史自

有門路願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願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

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淳夫之為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

名國寶字應之無他敘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

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稟而畜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附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菲薄之奠冀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六條

楊國寶應之余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于都城余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見呂氏家塾記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

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童

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才即薦之朝自成都召為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揚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瞻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嘗以為交遊中惟楊應之有英氣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
 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
 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
 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威敏
 可代已守道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
 其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
 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
 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
 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
 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
 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
 母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
 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
 伯淳主鄆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
 關中號為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
 丁內外艱服除為脩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三轉易

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租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今它邑歛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答一人而輸以時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

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間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

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
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
議大夫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
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群臣會春寒
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夏日食上䟽論脩德應變乞
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
賢殿脩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
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
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
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

其道教諸第以友愛上下惇睦靡有間言爲人端厚
方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脩身治家
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
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
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
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
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
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
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
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

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
 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
 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
 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
 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
 道學之強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
 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
 祈村之原前洛後却求固其藏

祭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
 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
 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
 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如金石行可質於神
 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
 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
 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
 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
 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

蹶蹶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朋友之情而已印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未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四條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母不敬思

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揆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

禽獸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

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

辭六日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揆以

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

麻制故但以本官出簾中殊不怒也見王彥霖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

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

張天祺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

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

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劉博士

墓誌銘

李籲

元佑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
 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
 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
 御史王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
 久絢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復以君為大學博士及
 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
 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

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
純學懿行君子為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
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
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
父師旦今為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
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已有老成器結髮
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
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
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
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

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
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
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為也初
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
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
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
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朴以期而集
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為寬其期鄉人
遂以代輸終其去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
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

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案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于時及于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却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督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

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饋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余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田氏屯田員外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温温淳乎善也發之鏗鏘堅不變也嗟世習非

滔滔競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于安而蹈之
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
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
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人有知之
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
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與矣
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尙難之不易也
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
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
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
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遺事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
劉絢作自不須願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
川曰却須著願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
之又有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

年後方可作見初寃所記并和靜語下同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

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焯昔見李端伯作劉質

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

春秋傳成伊川却親作何邪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

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

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質夫豈

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見俠子雅言

李校書

名顯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它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倣

而信從子與鏞質夫為有力焉質夫於子為外兄弟

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

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

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

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叙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于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

風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胷中閱肆

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
 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
 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
 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
 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灾于中道使不
 得盡其才質夫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
 迺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第昆天不憖遺
 質夫且死同其吊傷有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為汝憂
 子懼親喪既歸莫留別未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
 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
 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
 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

不能已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
 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
 云先兄無此言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
 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
 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

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 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

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畧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為京兆人嘉祐三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

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候官縣故相宣靖曾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已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為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以為宮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

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暴露君
臨事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
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
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
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
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
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
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
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
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
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
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
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
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
而述其事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
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
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
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
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

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數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行者君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是悉撰成圖籍胷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旣感疾一日命內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旣卒其孤尚在鄉里夫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

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
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
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
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
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
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
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
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
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
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歛

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
冠昏飲酒相見慶吊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
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
之志旣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
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
沒君益脩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
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
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
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
已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

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

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為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

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其為人所重如此子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為伍邪將與天為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為告子之樞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柩于先塋乃擇明日遷

于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為喪祭之主
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
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
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
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
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
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
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

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
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予者之言
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
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
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

遺事十一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
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湏倦又慮
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
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
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
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好學初
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
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
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
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
誄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
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

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

輸顏子得心齋

見上蔡語錄

馬涓臣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
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官不
可曰狀元也臣濟愧謝晉伯又謂臣濟曰科舉之學
旣無用脩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
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臣
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
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臣濟
詳覆且曰脩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

知臣濟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
公教載之恩也見邵氏

呂晉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特往問學後入太
學求書見汲公晉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

弟見呂氏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見程氏遺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
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

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

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盖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據理

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巽

范侍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

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
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

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問所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